

蝉鸣半夏生

忽觉夏日长

“雨砌花粘碧草，风檐萤火出苍苔。”当耳边的蝉鸣蛙声愈发明显，拂过脸庞的微风也夹杂着燥热的温度，说明此时已进入了炎热的仲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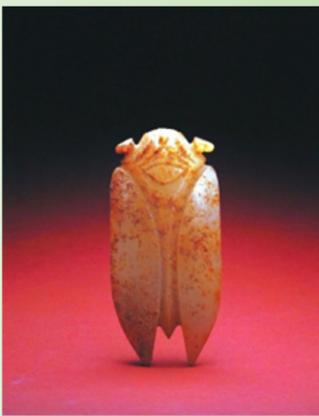
蝉，在不少人眼中是夏日的代表。当耳边捕捉到第一声蝉鸣时，意味着炎热的夏日已然到来。古人赋予了蝉独特的意象，以蝉寄托灵魂飞天的心愿，同时认为蝉餐风饮露为生，将其视为高洁的象征。



▲出土于战国国君就仲莒葬中的玉蝉 三门峡市战国博物馆藏

▲商晚期兽面纹壶上有蝉纹

夏至蝉始鸣 不是只有夏天才能听见蝉鸣



汉代玉蝉 故宫博物院藏

“处处闻蝉响，须知五月中。”在唐代诗人元稹笔下，可见蝉鸣的声音是来自夏日的。古时，人们又把蝉称为“蝉”，其大而黑，叫声清脆而稠长，又因声音像是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，又有“知了”的俗称。

夏日烦闷，当人们在午睡时被聒

噪的知了吵醒，于是将其视为夏日的代表，就连古代的节气候物，都记载夏至的第二候为“蝉始鸣”。可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、知名昆虫学家赵力表示，实际就成都地区而言，早在春分的时候就有蝉开始鸣叫了。“我记得是今年3月8日，我在龙泉山听到了今年第一声蝉鸣。但是也仅仅只听到一只蝉在远山深处鸣叫的声音，并不是大片的。等温度逐渐升高以后，青城山脚下的一些蝉叫声才逐渐响亮起来。等到各种蝉都在森林中鸣声此起彼伏，吵得人聒噪不安之时，要等到七八月份了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。”赵力说。

其实，不光是蝉鸣。人们对于夏日的听觉印象中，自然也少不了池塘中的蛙声一片。赵力解释说，其实青蛙鸣叫的声音也远不止夏日，在春日也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蛙声。“古人感受到的物候变化，可能更多是来自身边，是他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。但离他们较远的山林之间的气候变化，感知可能没有那么敏锐。”

虽说蝉鸣不止夏日，但在盛夏炎暑中，蝉声总能给人带来大自然的野趣。“夏天确实是蝉最热闹的时候，在山里边叫声震耳欲聋。”赵力说。

咏蝉佳作多 蝉被视为品行高洁的代表

“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”在司马迁所著的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，赞颂屈原有着如同蝉一般高洁的品性，就像蝉蜕壳一般摆脱污秽的环境，超脱世俗之外。

其实，与当下人们在夏日觉得烦躁的蝉声而言，历史中的文人墨客，多将蝉视为高洁的化身。《荀子》云：“饮而不食者，蝉也”，当古人看到蝉在树上吸取树汁，认为蝉“饮食清洁”，进而引申出高洁的道德情操，可谓出淤泥而不染。

倘若要说起更久远的历史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华夏先民们就注意到了蝉这一生物。在红山文化、良渚文化、石家河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玉蝉，也就是蝉型玉制品。商周的青铜器上大量装饰蝉纹，西周虢国墓地更出土了精致玲珑的玉蝉，充分体现了虢国贵族对玉蝉的喜爱和对蝉寄予的美好愿望。到了汉代，人们皆以蝉的羽化比喻人能重生，于是将玉蝉放于死者口中称作含蝉，寓指精神不死，再生复活。

随着历史的脚步滚滚向前，蝉因不食五谷、不食秽物，风餐露宿、栖身高洁的品质，向来被文人志士所称道，更有不少迁客骚人借蝉咏怀，历代咏蝉的佳作也颇多。唐代诗人虞世南的一首《蝉》写道：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。其中赞颂了蝉的清高风雅和不同凡响的品德，更暗喻自己品格高洁。

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诗，是其身陷囹圄之作，其中的“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”，将自我高洁表露无遗。此外，还有李商隐所作的《蝉》，这三首诗一起被称为“咏蝉三绝”。相较之下，李商隐的诗作更融入了本人的人生境遇，通过写蝉来写自己，也寄托了自身高洁的品格。

此起彼伏的蝉鸣虽让人更感夏日烦闷，可关于夏天的记忆，总是炙热而鲜活的。是毕业季时与老师同窗告别的眼泪不舍，也是人生奔向下一阶段的未知期待。在耀眼的骄阳、冰爽的西瓜，还有绚烂的夏花中，享受夏日美好的奇遇吧！

（据《华西都市报》）

形似苦瓜的锦荔枝



清代白玉锦荔枝。

“夏天吃苦瓜，药物不用抓。”苦瓜又称为“凉瓜”，是夏天酷热时用来清暑去热的佳品。《本草纲目》中明确记载苦瓜具有“除邪热、解劳乏、清心明目、益气壮阳”的功效。

这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白玉锦荔枝，高8.4厘米，纵4.8厘米，横12.3厘米。外形极像一颗北方的苦瓜，果实饱满，中间因成熟而开一道裂缝，露出了排列整齐的果实，惹人喜欢。果托玲珑剔透。蔓延的叶子自然包裹果实，表面雕琢凹凸不平皮纹，细腻又繁复，仿佛能闻到它发出的缕缕清香，沁人心脾。

这件白玉锦荔枝选用精品羊脂白玉，玉质细腻温润，色泽白润，没有丝毫瑕疵和杂色。整器采用写实的雕琢手法，刀法娴熟精湛，构思巧妙别致，将苦瓜的肌理刻画得十分生动、细腻传神，能看到脉络清晰的叶片、凹凸有致的表皮，流畅的线条、细腻的刀法，从容雕琢出每一条纹饰，连苦瓜上疣状的凸起都雕刻得那么细致。置于文房，极富淡雅情趣。不由让人想到现代诗人余光中写的《白玉苦瓜》，“似醒似睡，缓缓的柔光里，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，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”引出淡淡的乡愁，“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，被永恒引渡，成果而甘”咏叹的是浓浓的爱国寻根之情。或许，这枚苦瓜是余光中对于乡愁的另一种解读与延续。

“锦荔枝”为苦瓜的雅号，其又名“癞瓜”，原产地为印度，明末时期才传入中国，清代刘献延《广阳杂记》曰：“衢州苦瓜，即北方之癞葡萄，江南之锦荔枝也。闽、广、滇、黔人皆喜食，味甚苦。”苦瓜开始时非常稀有，被奉为宫廷贡品，因苦瓜或癞瓜之名不雅，因此在乾清宫东暖阁的原雕匠上，就写着“白玉锦荔枝”的定名，可见内廷对器物命名之用心及雅致。

（据《联谊报》）

妙趣天成的紫砂桃形杯



藏品：紫砂杯。

年代：明代。

质地：陶瓷。

规格：杯通高8.4厘米，杯高7.0厘米，口径10.5厘米。

特点：项圣思是明末清初制陶名艺人，善做紫砂器，但传世作品极少。他制作的紫砂桃形杯，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桃形紫砂杯。该杯还有长14.4厘米、宽13.8厘米、高3.8厘米的杯托，为后人所配。杯托有铭文131字，记述了这套桃形杯的作者及流传经历：“圣思，相传为修道人，姓项，能制桃杯，大于常器。花叶干实无一不妙，见者不能释手。廿年前，简翁得此于燕市，归而宝之……”杯托底部有“石民”篆文印一方。“石民”即近代壶艺名家裴石民，“简翁”即宜兴名士储南强。

紫砂桃形杯胎质细腻，色泽红润，杯内外壁平整。整个杯将桃的枝、叶、果有机相连。桃子丰硕肥大，与杯柄相连的枝干古老苍劲。枝端上的小桃为老桩增添了活力，稍稍伸出的叶端、小桃和枝干，处于同一水平面上，呈“三足鼎立”之势，形成杯底的三个支撑点，使桃形杯稳定在底座上。桃杯外沿下刻有“阆苑花前是醉乡，拈翻王母九霞觞”诗句，署名“圣思”，并钐“圣思所作”阴文小印一枚。

渊源：桃在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认为是五木之精，有长寿的寓意，是艺术家们创作的常见题材，明清时期颇为流行。文中紫砂桃形杯是明代晚期作品，原为宜兴收藏家储南强珍藏。1952年，储南强将此杯连同很多其他珍贵收藏品一起捐献给国家。

杯铭“阆苑花前是醉乡，拈翻王母九霞觞”出自唐代诗人许浑的《醉吟》，《醉吟》一诗又出典于西汉文学家东方朔的故事。

点评：这件紫砂桃形杯无论形制还是制作工艺，堪称绝佳。杯身泥质湿润细腻，杯体为剖桃之半，造型精美，叶脉清晰，技艺卓绝。此杯是项圣思的巅峰之作，整体作品形象完美，妙趣天成。

（据《内蒙古日报》）

温故知新 赏工艺之美



1953年是新中国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关键之年。基于全国工艺美术调查，由文化部主办的新中国首届“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”，在促进产区恢复、教材出版与师资培养的同时，推进了新中国第一所工艺美术高等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筹建。

时隔70年，策划“致敬1953：馆藏‘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’作品选粹”展览，不仅是致敬当年的展览会，更是向探索新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及工业化建设的时代与人物致敬。展览首次系统梳理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千余件套作品，从中选出170余件套，加之展览会说明书、明信片、纪念章及张光宇的设计图、图书文献等，共展出约200件套藏品。展览以“致敬1953”、陶瓷、漆器、织绣印染、年画、杂项六大单元，呈现出“文人趣味与雅俗共赏”“民间造物与吉祥文化”“新中国，新题材”三个欣赏与思考维度，并在分析作品的造型与装饰、材质与工艺、设计与生产的同时，讲述其背后的时代与文化、消费与生活。

展厅中，展现政策方针、经济建设、教育出版、中外展览等多元维度的图表，梳理了1953年展览会的时代语境与历史影响。特别绘制的“展品门类框架图”系统呈现了当年展览会的基本面貌，“产区工艺门类地图”更是引导观众直观认知地方工艺名品。

在陶瓷单元，来自全国七个产区的陶器、瓷器和陶器雕塑在材料、工艺、功能、题材、造型、装饰等方面各具特色。江苏宜兴紫砂陶器因透气性能优良，以茶具、花盆闻名。清初名家陈孟瀛的“紫砂水仙盆”造型质朴，书画装饰清新雅致；现代名家朱可心的茶具以松鼠葡萄为题材，寓意多子多福、丰收吉祥。云南建水紫陶多以不同颜色的陶泥刻填书画，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“残帖”



装饰，文人气息浓厚，如向逢春的“紫陶刻填残帖花鸟纹瓶”，丁吉三制陶、马吉生作画、孟松题诗的“紫陶双耳四方瓶”等。湖南铜官陶器以绿色、褐色釉为主，多为双连调味罐、水盂等日用器皿。安徽首陶器的剔地留花工艺和武戏“刀马人”装饰独具特色，名家以卢山义为代表。江西景德镇是传统瓷区，产量大，行销广，青花、青花、古彩等品种丰富，彩绘、浮雕等工艺精湛，如“青花龙纹盘”以镂空透光的“玲珑眼”工艺为特色；“青瓷浮雕一品当朝纹盘”绘仙鹤立于湖头，寓意声名显赫；名家王步的“青花白菜图盘”以中国传统绘画兼工带写的手法绘制白菜形象，既富生活雅趣，又寓发财之意。江西美术工作室则以现实题材、写实风格为特色，曾龙升创作的瓷塑“牧童牛上比英雄”传递出“老幼互相忙生产，要为祖国立大功”的时代之声。福建德化白

瓷以瓷塑见长，传统题材为主。广东石湾陶器则以陶塑见长，题材多具自然情趣与生活气息，亦有表现时代题材的作品。

展览中既有造型雅致、工艺精湛、图案精美的民间收藏或组织选送作品，亦有造型朴拙、工艺朴实、聚焦日用的民间市集收购产品。这些展品呈现出一种共性：作者热爱生活，观察入微，充分掌握材料与工具的特性；作品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与鲜活的生命力，体现健康优美、各美其美的艺术特色。在展示中国近现代工艺美术的历史脉络与审美风尚，梳理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、手工与机器并存、生产与生活共生的发展之路的同时，展览为复兴传统文化，振兴传统工艺，促进工艺美术教育发展与产教联动，提供了一种温故知新的视角与路径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